

登高远望

祁玉江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登高远望

祁玉江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登高远望 / 祁玉江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227-06242-4

I. ①登… II. ①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9807 号

登高远望

祁玉江 著

责任编辑 姚小云
封面设计 赵彦平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西安友诚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0096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75 字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242-4/I·160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仰 望

- 003 觐见心中的那棵杜梨树
- 009 父亲的那些故事
- 015 只因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 018 诗人谷溪
- 027 一部荡气回肠的生命史歌

■ 回 眸

- 035 即将消失的村庄
- 040 村人
- 057 我的高中
- 077 贫困与饥饿
- 092 我的买买提兄弟
- 097 想起刘招

■ 注 视

- 103 高山出平原
- 109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 112 红红的苹果，灿烂的笑脸
- 116 再唱南泥湾
- 120 清流不息定痰泉

124 又回故乡

130 回访英沟

■ 远 眺

137 汉水两岸菜花黄

140 秋染南盘龙

143 夜观天象

147 又见满山桃花开

150 登高远望

156 翻越雀儿山

159 川西藏东青南六日行

■ 纵 览

173 挥毫泼墨抒胸臆

177 陕北正月天

182 马骥泡馍

185 树的哭泣

188 开学了

193 掏小蒜

196 下雪了

199 踏秋小记

■ 附 录

205 祁玉江谈创作

214 后记

2010年11月20日

■ 仰望

覲见心中的那棵杜梨树

在我记忆最深处，一直珍藏着一棵杜梨树。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是那么粗壮高大，那么伟岸挺拔。每每想起它，我总是心旌摇荡，肃然起敬！

这棵杜梨树矗立在延安麻洞川金盆湾脑畔山梁上，与父亲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年少时，在乡下，我就听父亲讲过它，而且不知讲了多少遍，在我幼小的心田里，早已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我多么期盼有朝一日能够走近它，领略它血染的风采，虔诚地叩拜它，并送上我深深的敬意！

六十八年前的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二十三万大军进犯陕北，狂妄叫嚣三天要占领延安，一举剿灭毛主席及其党中央。当时，我军在延安及其边区仅仅只有三万人。在大敌当前、重兵压境的危难时刻，我英勇的教导旅和警备三旅等五千余名将士，面对数倍于我军的强大敌人，同仇敌忾，临危不惧，奉命开往延安以南，西至富县茶坊、牛武，东至延安县（今宝塔区）临镇、金盆湾一线去阻击，任务是阻击七天，确保党中央、毛主席顺利安全撤离延安。时任教导旅一营一排排

长的我的父亲，在旅长罗元发的率领下，主要固守东线，严防敌人从汾河上游的金盆湾、松树林一带进入延安。在几百里的正面防御线上，几千人马要阻挡二十多万大军谈何容易？其困难和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东线则压力更大。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图谋，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东线指挥部经过仔细勘察地形，缜密研判敌情，决定构筑三道防线。即最东南的官庄、临镇一带为第一道防线；中间的麻洞川、金盆湾一带为第二道防线；北面的松树林及靠近川口一带为第三道防线。并在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参与下，构建起了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以逸待劳。三道防御工事，既各自为政又前后照应，步步为营。3月13日，一场关乎党中央生死存亡的延安保卫战终于打响了。敌人在飞机、火炮的助威下，分别从宜川、洛川两头攻击推进，没想到却遭到我军的顽强抵抗。直到16日才突破我军的第一道防线，进入金盆湾地区。我军金盆湾防御阵地主要设在该村绵延几里的脑畔山梁上。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敌我双方拉锯似的反复争夺卧牛山主阵地，敌人抢占制高点，但均被我军密集的火力强压下去。敌人前进不了一步，我军更不后退半步，就这样，相互僵持着。

陕北的3月（农历二月），春寒料峭，冷风沁骨。父亲说，每到夜晚，敌我双方都偃旗息鼓，抓紧抢修毁坏的工事，研究调整作战部署。漫山遍野都点起了一堆堆篝火，一方面御寒，另一方面防止对方偷袭。天上的星辰和地上的篝火竞相辉映，蔚为壮观。经过七天七夜十三次激战，3月19日，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所下达的光荣而艰巨的阻击任务。在我军准备结束战斗节节撤退时，恼羞成怒的敌军向我卧牛山最高一个据点发起疯狂反扑。父亲凭借工事旁边一棵粗壮高大的杜梨树，将仅存的弹药向敌群倾撒而去，掩护战友们快速撤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不知山巅情况，不敢贸然继续猛冲。当敌人从望远镜里看到杜梨树后肩挂红色执行带

的我的父亲时，顿时狂叫着，倾其所有炮弹向杜梨树和我的父亲发泄而来。其中一颗炮弹不偏不倚命中了杜梨树粗壮的躯干，顷刻，树干被炸开了一道口子。一块从杜梨树躯干上反弹过来的弹片击中了父亲的左臂。顿时，殷红的鲜血染红了父亲厚厚的棉衣，洒湿了弹痕累累的土地，映红了粗壮高大的杜梨树……

之后几十年里，父亲每当讲起那场惊心动魄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时，他总会意味深长地提到那棵救他一命的杜梨树。他说，它是那么粗壮高大，那么伟岸挺拔，就矗立在金盆湾卧牛山山巅战壕前；它是一棵英雄树，也是一棵神奇树，更是一棵与他生死之交树！假若没有它的掩护，没有它的躯体中弹抵挡，他早就没命了！

六十八年后孟冬一个天晴日朗的下午，在几位文友的相伴下，我终于走进了金盆湾，攀上了我梦寐以求的卧牛山，去觐见我心中的那棵神圣的杜梨树。支书张锁三和村长贺海生得知我是老红军的后代，要去寻访父亲当年战斗的足迹时，显得很激动和热情。因为他们也是老红军、老游击队员的后代，对于那场战役、那些战斗、那棵杜梨树，很是熟悉（想必一定是父辈们给他们所讲述的）。

在锁三、海生的引领下，顺着羊肠小道，拽着草木，我们向金盆湾的脑畔山攀。那山坡较为陡立，很是难行，走不多时，大伙便浑身冒汗、气喘吁吁了。而我的心却怦怦直跳。想到马上就要目睹旧战场，见到那棵向往已久的杜梨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攀登起来竟然不亚于身后的几个年轻人，似乎没有一点劳累的感觉。约莫二十分钟，我们登上了一个小山岭。这是卧牛山最前沿的一个小山丘。支书张锁三说，这是金盆湾防线的第一道防御工事，再往上行，还有第二道、第三道呢；从这里穿山越涧，可以直达最北边的延安嘉岭山，是古时候汾河川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之一，

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我仔细端详着眼下这个小山丘，中心呈圆形，地势低凹、平坦，周围砌有土墙，每隔一段还挖有一个凹陷的垛口，不用问，便知是投弹、射击的工事了；围墙以外，盘绕着两条约两米深的壕沟；北面墙壁挖有人行过道，可直抵后山。这一特殊的防御工事，深深地震撼了我。经过六七十年的风吹雨打，加上人为损坏，现在依然清晰可辨，可见当年它之坚固、之壮观！伫立在围墙垛口，向前俯视，山下的汾河川和对面的山山峁峁、沟沟岔岔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再转身向后仰望，山峦连绵起伏，像壮牛，似巨蟒，蜿蜒向北而去，一直望不到尽头！卧牛山啊卧牛山，你真是一头名副其实健壮的卧牛啊！

走过小山丘，穿过过道，再向略高的山峁攀去。这时，山坡略显平缓起来，没费多少工夫，我们很快又攀登了上去。只见所构筑的防御工事格局，与第一道大同小异。正在勘察、遐想之际，村主任贺海生说，这还不是尽头，更高的防御阵地还在后面的那座山上呢。转身朝着海生手指的方向举目眺望，一座高大的山峦横亘眼前。“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很快穿过一片浓密的丛林，走下第二个小山峁，越过嵯峨，向那座高山攀去。经过一番周折，最后终于攀上了山巅。没想到，这第三道防御工事，远没有前两道复杂，光秃秃的山顶上圆圆的围了一圈土墙，显然是年代久远了，现已变成了残垣断壁；四周并不见粗壮高大、伟岸挺拔的杜梨树，只是朝南迎川面的土墙外生长着一棵从根部生出的几根枝干的杜梨树。

见我正在发愣，张支书说：“这就是你父亲‘挂花’的地方，这棵杜梨树就是你要找的。我们已经考证过了，村里的老人们也是这样说的。”他指着那棵枝干新生的杜梨树，满脸严肃。

我一脸茫然，疑惑不解。贺村长很快又接上了话茬：“噢，对了，这棵杜梨树当年确实粗壮高大、伟岸挺拔，我们年轻时上山劳动都见过它呢！”

遗憾的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被村人砍伐做了案板；现在这棵是砍伐后新长出来的！”

啊，这就是我长久思念、日夜向往的那棵杜梨树吗？我凝神注目，思忖良久，眼前似乎出现了父亲年轻威武的身影和那棵粗壮高大、伟岸挺拔的杜梨树；耳畔仿佛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我分明看到，我敬爱的父亲，穿着一身银灰色的戎装，肩挂红色执行带，以战壕边那棵杜梨树为掩体，两眼迸射着火光，一会儿扛着机枪，一会儿握着手榴弹，向着山坡下蜂拥而上的敌群开火。敌人一批一批倒下，父亲却愈战愈勇。忽然，从敌群中飞来一枚炮弹，砸在了杜梨树躯干上，杜梨树被扯开了一道口子，哧哧地流着泪水；而从杜梨树躯干反弹回来的一块弹片又击中了父亲的左臂，血流如注，父亲顿时倒在了杜梨树下，倒在了血泊中……

“父亲！父亲！”我惊叫着，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我这才认真地观看了眼前这棵并不粗壮高大、伟岸挺拔的杜梨树。只见它有五根躯干，其中四根长得齐整，有碗口那么粗，壮壮实实，努力向上生长着；剩余那根却生长得歪歪扭扭，并不壮实，好似枯萎一般。我一下子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我父亲原本拥有五个儿子，第一个儿子，也就是我们的长兄在五岁的时候夭折了，这给年轻的父母打击不小。如今，我敬爱的老父亲，连同我们的母亲早已作古，可我们兄弟四人依然健在。难道眼前这棵杜梨树是父亲的化身吗？因为它们生长得恰似父亲所生的五个儿子呀！我情不自禁地双膝跪倒在杜梨树下，虔诚地顶礼膜拜，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倾洒到了杜梨树下，倾洒到了金盆湾这片红色的沃土上。

不知什么时候，我从杜梨树下站了起来。我看到天边的太阳正在燃烧着云朵，那么红火，那么灿烂，将东山，将眼前的这棵杜梨树，将我们每个人的脸庞映得灿若红霞。啊，父亲！啊，杜梨树！此时此刻，我与父亲、

与眼前这棵杜梨树、与这片红色沃土融成一体……

2014年12月14日下午至15日22时5分草草完稿于

延安静思斋和川口闲聚阁；

16日15时20分略改于延安宝塔宾馆；

17日10时至13时定稿于市人大办公室。

父亲的那些故事

父亲是1934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先加入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三团，后改编为刘志丹、宋任穷领导的红二十八军。1936年春随军东征。后回师陕北，转为地方游击队。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父亲所在的陕北游击队又改编为教二旅，在旅长罗荣发的直接指挥下，奉命南下到延安东南的官庄、临镇、麻洞川一带阻击敌人，掩护党中央、毛主席安全撤离延安。

在十余年的革命战斗生涯中，父亲参加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战役，经历过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多少次陷入绝境，多少次险象环生又转危为安。这一段难忘的战斗经历，成了父亲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往事，也成为父亲永远讲不完的动人故事，给后辈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我记事起，每逢家中来人，或夜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候，父亲就会情不自禁地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那不平凡的战斗经历。这些故事，父亲不知讲了多少遍，我也

不知听了多少遍；父亲似乎永远讲不完，我仿佛永远听不够。尽管都是些重复的老话题，但对父亲和我来讲，好像没有一点厌烦和困顿之感！而且每次每遍都能够引起彼此心灵的共鸣，精神的震颤！

父亲讲，打陕北横山县城时，因城墙坚固，壁垒森严，一时很难攻下。一批战士倒下去了，又一批战士冲了上去；巷道里、山坡上，尸体横七竖八，血流成河，就这，双方都寸步不让。经过先后三次我英勇红军猛冲强攻，敌人军心涣散，最后大部分起义投诚。横山县城终于获得了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红军东征的时候，部队先是北上榆林，途经神木、府谷，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最后才乘木船渡过黄河，到达东岸的山西省兴县、临县一带，同国民党阎锡山部作战，以打开抗日救国的通道。那时，红军供给十分困难。面对装备精良、重兵把守、层层设防的国民党军队，要取胜，其战斗的惨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北上神府时，由于地势开阔，黄沙遍野，很难立足藏身，只能利用稀疏枯萎的柠条、红柳等荆棘草灌做掩体，以防不测。战斗一旦打响，我军必须眼疾手快，行动敏捷，先发制人，攻守灵活，方能取胜；如果动作迟缓，不能很好地利用地势，攻守不当，不但夺取不了胜利，而且还会吃了败仗，送了性命。子弹那可是不长眼睛，更不会认人，胜负生死就看你如何把握。最使他伤心的是，与他一起参战的战友们，由于行动迟缓、动作不协调、精力不集中，顷刻就倒在了地上，失去了生命。

我曾好奇地问父亲：“打仗怕吗？”父亲沉重地回答说：“要说不怕，那是假的，人的命只有一条，身上不背‘护身符’。可一旦枪声响起，开了战，就什么也不怕了。事实上在激烈的战斗中，哪能顾得上考虑生死问题呢？只有一门心思狠狠地打击敌人。尤其是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顿时眼里滴血，心生怒火，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恨不得立即冲上前去，杀光敌人，

替死去的战友报仇。”

父亲说，打仗凭的是机智勇敢，临危不惧。如果关键时刻乱了方寸，退缩不前，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一天晚上，他们所在的连队宿营在吕梁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不幸被敌人获取了情报。趁着月黑风高之夜，敌人兵分两路，偷偷摸摸，一路从坡洼上爬上来，一路从脑畔山压下来。待哨兵发现后，敌人已将他们宿营的小山村包围得水泄不通。深更半夜听到枪声后，战士们知道情况不妙，已慌作一团。危急关头，父亲迅速提了冲锋枪，大喊一声：“跟我来！”率先冲出了窑洞，一边猛冲猛打，一边高声谎称：“一班向上，二班向下，三班压后，赶快收拾这些送上门来的蠢货！”听到喊声和枪声，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我军究竟有多少人马？更怕中了埋伏的圈套，便慌不择路地四散逃窜，一场危在旦夕的战事就这样化险为夷了。

在当年保卫延安阻击战中，我英勇的教二旅全体将士，面对数倍于我军之敌的空中和地面协同作战、疯狂进攻，寸土不让，双方展开了异常惨烈的殊死搏斗，硬是坚守七天七夜，将敌人阻击在距离延安东南百余里之外的麻洞川、松树林一带，为党中央、毛主席顺利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父亲说，他们七天打了十三仗。那时正值农历二月，天气乍暖还寒。为了驱寒和防止相互偷袭，每天夜晚，敌我双方坚守的山头阵地上都打起了火堆。漫山遍野的篝火星星点点，相互辉映，时隐时现，若明若暗，蔚为壮观，一直要持续到天亮。敌人的“红脑”战机，像群鹰一样，遮天蔽日俯冲扫射，轮番轰炸，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在阻击战的最后紧要关头，父亲所在的营担负着坚守金盆湾沿线阵地的任务。敌人在飞机、大炮的助战下，气焰更加嚣张。眼看阵地就要被敌人冲破，营长命令父亲所带领的排上前阻击。作为独立排排长的父亲，坚决执行命令，立

即集合起全排四十余人，点名抽调了身强力壮、机智勇敢的十名战士，自己身挎红色执行带，带头就要冲上山坡。营长见状破口大骂：“三百多敌人，你不拉上全排前去阻击，只抽调十个战士，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一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父亲忽然像一头暴怒的雄狮，大声反驳道：“你有你的安排，我有我的打算。我全排虽然四十多人，但老弱病残，枪支弹药严重不足，全部拉上去，非但取胜不了，反而还会连累全排，影响战士的士气，会造成更大的伤亡；而我等十人，个个身强力壮，机智勇猛，弹药充足，一人当十，进退自如，定会牵制敌人，为主力部队撤退赢得时间。”营长无可奈何，只好厉声训斥：“如果顶不住敌人，丢了阵地，提脑袋来见！”父亲没有回答，猛地转过身，高喊着：“弟兄们，跟我上！”随即带领十名战士冲上了山冈，投入到了激烈的战斗之中。穷凶极恶的敌人，先后冲锋了三次，都被父亲和战友们猛烈的火力压了下去。面对山上密集的火力，敌人十分纳闷，不知我军的真相，嚣张气焰顿时消减了一半。猛然间，他们望见身挎红色执行带的父亲，不由分说，集中全部火力，向我的父亲发泄而来。在这危急时刻，父亲命令十名战士匍匐在地，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寻找战机，更加猛烈地打击敌人。而他自己却利用一棵粗壮的杜梨树做掩体，隐藏在杜梨树躯干背后，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拾起旁边的手榴弹向敌群砸去。突然，敌人打上来的一枚炮弹击中杜梨树的躯干，从杜梨树上反弹回来的一块弹片，飞向了父亲的左臂。可父亲并无察觉，仍然继续指挥战斗。待战斗即将结束、接应父亲他们撤退的兄弟部队赶到后，父亲才带领十名战士撤离阵地。当父亲跳下一个斜坡，爬上对面的山坡，来到一个岬岬时，一名战友惊诧地说：“排长，你挂花了。”父亲这才俯首发现自己的棉衣棉裤被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战友们很快将父亲抬回营部。营长得知父亲他们按计划完成了阻击任务、且父亲又不幸受伤，既高兴又